

乌鸦们宣称

金汝平 著

木乃伊 哈巴狗 地洞 散步 住处

白痴



山西人民出版社

向明天进军 逻辑 向明天进军 逻辑 谁说男人不能怀孕

■ 作者简介



金汝平，男，1963年生于山西太原阳曲县，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在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系任教。多年来致力于现代诗写作及诗学研究。在全国各地发表诗作百余篇，另有长篇诗论《关于诗及诗人的随想》等。

(0210) (0351) 7666620 (宅)

诗让我们学会观察和倾听(总序)

金汝平

一个诗人是注定要成为诗人的。不论是他痴迷地追逐诗，还是诗在冥冥中选择了他，成为诗人是命中注定的。他可能是一个小职员、小官僚、一个大学教师或者编辑，也可能是一个建筑设计师、古董商、流浪者、矿工或伐木工人，诗人的产生超越于“职业”之上，只和一个人内在的气质和天赋密切相关。

现在很难说清楚，诗是在什么具体的时刻闪电一样击中了心灵：一个黑夜？一个灰蒙蒙的雨天？还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的日子？反正我们感谢那一刹那和诗的相遇。不是出于精心的策划，仅仅出于偶然，我们和诗相遇了！也许一个骚动的生命渴望着表达；也许，诗也高高在上寻求热爱它并献身于它的人，反正我们和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诗究竟对诗人的生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没有谜底的精神之谜。无可置疑，这影响是巨大而隐晦的，持久而又内在的；如果没有和诗发生这种狂热、紧迫的联系，我们肯定是另一类人。

诗让我们观察这个千姿百态的宇宙时，有了另一种眼光：花非花，雾非雾，椅子不仅是椅子，它还承受着人的肉体那腐朽的重量；窗户打开了，苍蝇也不复是苍蝇，它类似于天使黑暗的翅膀在头上拍打。

诗让我们倾听这个喧嚣狂乱的世界时，有了另一只耳朵：日日夜夜警觉地竖立着，捕捉那些和幸福与灾难相关的声音。哭与笑，嚎叫与叹息，隔壁的咳嗽，疯子在街上的呐喊，一座小煤矿的坍塌……它们来自辽阔的空间又充满小小的角落，证明所有卑微的生命正是值得珍惜的生命：反抗、屈从、挣扎，因缺乏爱而孤单地死去。

诗是神奇之物。镜子里的面孔永远是不真实的，诗却让我们活生生的心暴露在自己的凝视之下。“它为什么这样矛盾重重，为什么这样永不平静？”狂暴的本能，冷漠的智慧，复杂的情感，浑沌的潜意识……而当我们的理想溃灭于越来越灰暗的更年期，当我们不能自拔坠落在日常生活的沼泽里，只有诗闪闪发光启示着：不要问你是谁——你是一个抛弃时代也被时代抛弃的沉思者，你是一个语言迷宫的探索者，你是一个“边缘人”，是一个妄想狂，也是一个浪子，是一个精神上的怪胎，怀着对不可企及的乌托邦的热爱。

不能对诗抱有太多的奢望，更不能从功利的角度来衡量诗。大众追逐的权力与财富是美好的；而同样美好的诗超越于大众的追逐之外，这是正常的。诗甚至对人的世俗目标构成意味深长的阻碍：食指疯了，海子自杀了，顾城用血淋淋的斧头毁灭了他的童话。然而，一个真正的诗人，如果懂得了诗的意义与价值，就没有权利放弃

诗。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在无条件地、非理性地热爱诗，否则他就是一个“假货”！诗人多了，未必是幸运；诗人少了，未必是不幸。今天，当时代的浪涛席卷着人们的物欲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的时候，让我们高兴吧！那些别有用心的试图从诗这里掠夺什么的“伪诗人”溜了个精光！多么潇洒的逃亡——“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他们把诗留给了我们，留给了洁净的空气。

以前，诗选择了我们；现在，诗再一次考验着我们，用它严格的美的法则：要求着我们对诗更本质的认识，对诗更全面的深入。

是该用批评的手术刀解剖自己的时候了，是该在诗面前勇敢地反省自己的时候了。我们曾经写过多少坏诗！我们曾经制造过多少垃圾！对诗的热爱并不能导致对诗的拥有。多少年了，我们的思维只在弹丸之地徘徊而丧失了凌空的飞翔，才华龟缩在对诗个别要素的挖掘上：有人演绎着大哲学家的小哲理冒充“智慧的诗人”；有人穿着感觉的绣花鞋在事物的光滑表面轻飘飘地嬉戏并自诩为“零度写作”；而另一些诗人僵硬、笨拙的叙事无法把一堆“非诗”材料上升为诗，只给读者留下一大堆分行的散文……

固然，诗人精神的极度自由要求形式上的极度自由：一切都可以入诗，一切都可以灵活地运用，一切都在呼唤着诗人雄伟的创造之力。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诗，必须成为诗”这是约束诗人的唯一法律，唯一道德。在这里，“自由”必然受到诗之美学的衡量和制约。

这又一次让我们重新思索，重新拷问：“诗是什么？”“什么是

诗？”

我们有能力来回答吗？我们有能力在这不断的回答中写出无愧于“诗”的诗吗？

最重要的就在这里：诗是残酷的，它对那些坚守的诗人还要进行残酷的洗礼。一些人可能看到果实累累，更多的人将一无所获。悲哀吗？惨痛吗？还是无可规避的诗人的宿命？

“庄严地站起来，被载过了

致命的森林、峡谷、城市，

我们顶着死亡写作。”（奥地利 鲁·亨兹）

目 录

(总序)诗与人生

诗让我们学会观察和倾听(总序) 金汝平(1)

侏儒(组诗 15 首)

平凡日子	(3)
永恒	(4)
我是一个熟悉黑夜的人	(6)
婴儿	(7)
布景	(9)
死人就是活人	(10)
证据	(11)
凭吊	(13)
木乃伊	(14)
画皮	(15)
小胡同	(16)
表达	(17)
小白脸	(18)
今天	(19)
假如我是一条狼	(20)

哈哈镜(组诗 30 首)

画画	(23)
小丑	(25)
蜜月	(27)
早晨	(29)
车祸	(30)
漫游	(31)
鬼魂	(33)
参加一次婚礼	(35)
大卡车	(37)
春天打开窗户	(39)
对新人类的教诲	(41)
玩具	(43)
毒蛇	(45)
哈哈镜	(46)
聚会	(47)
哈姆雷特	(48)
哈巴狗	(49)
骑手	(50)
搂抱着布娃娃	(51)
自画像	(53)
地洞	(55)
哑巴	(56)
市场	(57)
祝福	(58)

散步	(60)
彬彬有礼的人	(61)
丑闻	(63)
白痴	(64)
美女	(65)
老光棍的黄昏	(66)

献诗(诗 8 首)

火车	(71)
疑问	(72)
盲者	(74)
狂人	(75)
少年	(77)
蒙娜丽莎	(78)
孩子	(79)
献诗	(80)

黄金乐园(组诗 18 首)

什么东西在闪光	(85)
购买与出售	(86)
雄辩	(87)
梦游	(88)
呼唤	(89)
侏儒	(91)

神圣的姿势	(92)
风景	(93)
界线	(94)
向明天进军	(95)
逻辑	(96)
死胡同	(98)
谁说男人不能怀孕	(100)
热爱生活	(101)
末世	(102)
毒品	(103)
苏格拉底的疑问	(104)
证明	(105)

小夜曲(短诗选 42 首)

鸡蛋	(109)
潇洒的人	(109)
地图	(110)
出租车	(110)
安详的人	(111)
胖子	(112)
真理	(113)
眺望	(113)
噩耗	(114)
烧鸡	(114)
灯	(115)
招牌	(116)

敲打铁皮	(116)
置身其中	(117)
磨刀	(118)
屠夫	(119)
怪胎	(120)
楼梯上	(120)
酒杯	(121)
蜜蜂	(121)
热爱明星	(122)
一天	(123)
怎样处理废品	(123)
骑手	(124)
故事	(124)
逃兵	(125)
太监	(125)
乐园	(126)
埋葬	(126)
灵魂	(127)
羊肉汤	(127)
大力士	(128)
鬼魂的国度有一万盏灯	(128)
冬天	(129)
小夜曲	(129)
天才与庸才	(130)
死人	(130)
想象	(131)
牧羊人	(131)
写给孔雀的诗	(132)

老保姆.....	(132)
爬行者.....	(133)

乌鸦们宣称(长诗)

乌鸦们宣称.....	(137)
------------	-------

侏 儒

(组诗 15 首)

(1986 - 1998)

Aufz2233p

詩 故

(首 乙 雜 詞)

(8001 - 8801)

9555804

平凡日子

把自己的影子踩痛只是小事
火车呼啸而过
扔下两条富有象征意义的棍子
昨夜老寡妇的牙齿全部脱落
气象站做了错误的预报
那个袋鼠般的守门人突然害怕恐龙
其实恐龙早已经绝迹
此刻空手而归是因为我们大获全胜
秃头兀鹰的脑袋
像木桩种在地下
那么为她涂脂抹粉还有什么意义
有人把哭丧的脸埋进沙漠里
可我对打光棍满不在乎
研究女性的发育
是医学博士的事情
唯一令我诧异的是红灯和绿灯
瓜分了黑夜却得到了允许
把一只丧家之犬重新命名为老虎
也没有引起轩然大波
当良心这玩艺在市场上过秤
红光满面的人们扭过头去
只有我鼓鼓掌
那声音就像抽了自己一记耳光
很清脆也很动听

永 恒

一直想炸掉两座桥梁
一直想制造丧服给自己穿上
一直想拉大旗作虎皮
率领一支辫子军
雄纠纠气昂昂开赴尼加拉瓜
那是盛产香蕉的好地方

一直把手伸向火 弄得它噼啪作响
一直把脸对准枪 我让我光芒万丈
一直像车轮在床上打滑
一直像羊皮在地窖里发霉
一直在剃别人的头 也让别人剃
但一直弄不清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一直在精心地垂钓
大鱼没有上钩
一直对特务恨之入骨
他们是臭名昭著的坏蛋

一直哭 一直哭 最后变成笑
阴郁的笑 放荡的笑
猫头鹰的笑 笑面虎的笑
我就是这样干的 一直这样干

你们为什么不朝我敬礼
立正 向后转